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選輯
　　　許清胤价夫　參閱

龐中丞摘稿

奏議　　龐尚鵬

清理鹽法疏　山東長蘆鹽法

竊惟天下之法，固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利多害少者爲之，在善於調停而已。長蘆

山東之鹽法，較兩淮疏通爲易，然其間利害相尋，亦未嘗無可言者，謹遵　勅諭，明條開列上　請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施行

一　山東運司永利等八場原應阻滯者作何疏通

本色鹽八萬三千餘引，嘉靖二十九年，因官甍等十一場遺下逃丁折色鹽四萬二千七百餘引，奉例改行八場買補，遂增至一十二萬二千一百引有奇，今積滯之數，計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引，邊商內商交受其病，其稱買補之鹽數至四萬，此壅滯病根

也、臣查得入場每年常掣小引鹽十二萬、解部餘銀通足原額、惟買補勘合積累數多、以致引壅鹽賤、諸商告訐、迄無寧時、若將買補四萬引。暫停開邊、則數年之後、盡見疏通矣。但念糧草缺額、無從處補、事勢恐難遽行、因召集邊內二商、面示以不便狀、各商郎欣然告臣曰、今日鹽法之壅滯、不專在新增買補、而鹽包重大、亦此一端也、蒙加給酬勞鹽、及節蒙新例增添大包、每引至五百六十斤、行鹽多而消引少。安得有疏通之期。今酬勞鹽斤、願行裁革、每包每引係

正支者五百斤、係原額八塲買補者、四百五十斤、每年應掣十二萬六千、小引之中、其增出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引、每引俱四百五十斤、納餘鹽銀三錢二分五厘三毫四絲、共該銀七千六百六十、三兩三錢二分、除將六千四百九兩八錢七分解部發邊、抵克四萬引糧草外、尚餘銀一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一體解部、臣反覆深思、兩利俱全、無踰此法、待積引疏通、然後照原額開中未晚也、此皆出自邊內二商懇切之至情、臣獨謂其籌畫曲全、使公私兼濟云爾、况

兩淮商人減搭配山東四萬引、尤其情之所樂趨者
一山東官臺等十一塲、册榜難通、商販不至、各塲
竈丁、例許煎鹽變賣、抵納課銀、往往被官兵以私鹽
捕之、竟無地轉販、真所謂奪其食而復扼其喉矣、節
經題奉
欽依、給以小票、每票該鹽五百六十斤、共
納銀二錢五分、內一錢五分、作本丁課銀、一錢作餘
鹽銀、各編定行鹽地方、不得私相攙越、及不許溢出
青登萊三府之外、隨鹽給票、按月納銀、印鈐總發於
運司、掛號截角於州縣、塲官撫票以徵課竈丁執票

以行鹽綜理周詳宜乎公私兼利無不可行矣然法立未幾尋復中廢何耶蓋竈丁之貧富不同上丁毎年課銀八九錢中丁五六錢下丁一二錢量力徵科歲有定額今毎票銀二錢五分無論丁力之等則無問鹽貨之多寡立限追票一槩取盈爲力既難孰能強之且竈丁領票一張畏避納銀經年不繳雖驅而之州縣勢必不能也況一入官門便有苛索彼何樂而受制官吏耶往往減價賤售私通鹽徒而府衛州縣巡鹽官役以私鹽比較追捕甚嚴以致私販成羣

望風拒捕、鬬殺之禍、所至有之、其爲地方之害、非一日矣、斯皆法禁太煩、更相牽制、遂致沮格不能行、查得青登萊三府、凡軍衛有司巡司等衙門、每季責捕私鹽三十斤、每斤銀一厘、共銀九百三十六兩、歲所解者、常不及三分之一、多係扣追民壯工食量爲抵償、故不得不強捕竈丁之鹽、以寬已責也、今自臣愚揣之、各場竈丁。既照額納課、則其所煎賣者。不得謂之私鹽。而諸色人等。日與之交易。亦不得謂之私販矣。蓋課銀既納於官。竈鹽即官鹽也。將何名而以私

鹽捕之哉。今議竈丁每戶給與印信小票。內開上丁幾丁。每丁該正課銀若干。中丁幾丁。每丁銀若干。下丁幾丁。每丁銀若干。各就場分遠近。及府州縣丁口繁簡、彼此搭配。明開票內行鹽地方。不得侵越。運司用印鈐蓋。各照年分給發。除額辦正課外。每年上丁止納票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每戶各給三張、以便分行執照、票銀隨正課、依期追納、有詐稱無鹽、不願領票者、查出重治。其原不在場煎鹽、止納正課者、不必給票。各府衛州縣巡捕等官、如遇竈鹽

入境無印信票照、及雖有票照、不係原定行鹽地方、即時執捕、並以私鹽論、此外不許仍前濫行騷擾、其各該衙門原捕私鹽額數、盡行豁除、即以票銀抵補、當亦有餘、自此鹽法疏通、而竈丁無抑勒之患、其利一也、鹽禁報罷、而官捕免責追之勞、其利二也、貿易公行、而鹽徒絕格鬬之禍、其利三也、凡掛號截角一切繁文、通行裁革、地方民竈、莫不相安、而各得其所矣、或曰、每票納銀二錢五分、其利無窮、若行此法、不坐虧損乎、夫竈丁既納正課、已足原額矣、復行加徵

何以堪命。寬一分即竈戶受一分之賜。況前後議給小票皆不能行。往事已有明鑒。何必强其所難。再照山東竈丁。俱係十年清審一次。歲月既久。消長難齊。合改為五年一清。庶無偏累不均之弊。及濟南府所屬濱州武定霑化蒲臺海豐利津新城等九州縣。附近鹽場。官商願與販入其境。往年已令竈丁納銀。給票發賣。其各州縣追捕私鹽。悉照青登萊弛其禁。則近場之地。鹽法通行。而竈丁亦與有利焉。　一薊鎮開中布花鹽。每年兩淮玖千餘引。長蘆四萬五千餘

引、自四十年起至隆慶二年止、積下淮鹽七萬引、蘆鹽三十六萬引、今據各商告稱納過淮鹽糧草三萬引、蘆鹽一十五萬引、實收倉鈔、俱已投到運司、而戶部管糧衙門、拘泥舊規、務要每年糧草俱完、方行類塡勘合、以致未納者觀望畏難、已納者遲迴坐困、鹽法壅滯、糧草缺乏、無怪其然、乞查照近日題　准事例、每年三千引、共塡一勘合、不致展轉留難、庶使商人聞風爭先、而積滯之勘合、自此疏通矣、

私販者作何禁制　一查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

縣地面、中多鹹滷、私煎貨賣者、比比皆然、以致私販橫行、官鹽壅滯、弊端坐此、乞行直隸兵備道山東河南鹽法道、通查民間私煎地畝若干。每年鹽利若干。從實覈勘無容隱漏法應禁治者。即嚴行杜絕、仍許人首告以憑拏問、其有地本鹹滷不生五穀、若復禁止私煎、是絕其衣食之源矣。必從長議處、斷令依額納鹽。發官商領賣。或給印信小票。令其肩挑背負、易米營生。不許乘機攙越別境。務要與官鹽全不相礙。方許酌擬遵行。此亦便民一策也。

專利偏累者作何調停　一御馬監歲用陜馬涼鹽、

原係差人下長蘆鹽運司各場收買、往往用强夾帶、

抑勒横行、商竈場官、聞風逃避、其爲害誠有不能盡

言者、合無移文本監知會、及查每年該鹽若干、先期

行令該司查處前鹽、照數收貯公所、以備交納、臨時

仍聽天津兵備道督察查驗、即日起程、毋致仍前下

場淩虐官吏、細打竈丁、而商人支鹽、自此不致缺乏、

鹽法亦於是乎疏通矣、

本色折色今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各運司鹽法、三

分存積七分常股此　祖宗舊制也近因兩淮引目壅滯該臣具疏題　請將存積三分暫停報中已奉欽依遵行今查得長蘆山東二運司原派引目俱係搭配兩淮今既停中三分則長蘆山東力難獨舉合無暫令各商內將三分於運司報中量增其價改納折色解部發邊庶年額不虧官民兼利是亦權宜通變之術也且查先年　明例兩淮全納本色山東長蘆俱納折色若遇年豐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今倘一行之待兩淮引目疏通然後中納本色遵舊額施

行、再照長蘆鹽利多而引月少、商人爭欲增額十餘萬、但恐將來壅滯、未免紛更、兩淮山東舊事可鑒也、今據執詞甚堅、跂望最切、臣已督同運司各官、從長計議、欲量增五萬引、於運司報中、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聽其自行收買、仍照例遵納餘鹽銀、歲可得銀三萬兩有奇、俟行之數年、若果疏通、以漸增益、或再倍之、亦無不可、如或難行、隨宜停罷、於鹽法初無損也、

一山東與長蘆接壤、鹽皆露積、久而色變、商人皆願折價收買。不願支鹽。及查兩浙有水鄉鹽。有濱海

鹽。濱海本色。水鄉折色。弘治年間、議令各場竈丁、有離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照水鄉事體、全數折銀、山東長蘆竈丁、居場者十之七八、其二三散寓於附近州縣、或離場二三百里不等、而照丁辦鹽之數、明載竈冊、每年總催逐戶追徵、每引該價若干、總催私索輒倍之、及買鹽上垞、未必及數、而商人不得實支、合無通行各場、備查在場若干丁、各照濱海事例、一體納鹽、不在場若干丁、各照水鄉事例、赴運司照冊納銀、通關內開本色鹽若干、折色鹽若

千、商人下場本色支鹽一引折色支運司庫銀若干、

自行收買庭鹽法不廢商竈兩便、

清理薊鎭屯田疏　薊鎭屯田

竊照薊昌爲肘腋近地、北護　陵寢、東翼　神京、視各邊爲持重焉、兵馬錢糧動關諸省、犬羊窺伺、切近門庭、仰厪　宵旰至懷、非一日矣、臣行役東來、查每年供億之費、不下百餘萬、而屯糧亦在數內、今舉其糧額計本折猶不及拾萬、而屯田之荒蕪者凡一千一百頃有奇、除不堪耕種、力無所施者、難以責成外、

其餘設法開墾，以漸圖之，數本不多，爲力似易，顧所以督責而考其成功何如耳。臣反覆詢謀，各盡所見，復會同督撫巡按巡屯諸臣，就事叅酌，規畫僉同，似亦屯政之一助也。

一立號紙以清隱蔽。照得衛所屯田，不許典賣，禁例甚嚴。但沿邊軍丁，日漸消耗，其間私相典賣者，無地無之，每田一分，蓋不啻十易姓矣。若必盡法清查，給還原主，則告擾紛紛，迄無寧歲。而主無見在，或一時召佃乏人，相繼拋荒，額糧虧缺。此其勢所必至也。今議設立號紙，界爲三方，督令衛

所掌印管屯官。查明填造。上一方書本軍姓名及原祖何人。或見存。或故絕。中一方書屯田坐落土名界至。及原額畝數。或新增若干。下一方書本軍自種或某人承佃。或見今拋荒。或係侵占埋沒。除本軍自種者無容別議外。其餘承佃者。各人照常辦納屯糧。幇貼軍裝。不必抽軍騷擾以滋他弊。而拋荒之當開墾。隱占之當查撤。亦據此常行矣。立號紙填完。攢成文册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存照。

一撥軍士以廣開墾。查得拋荒屯田無慮千頃。召種者日勘播佐

承佃者百無二三、已非一朝夕矣、臣反覆深思、惟有分撥軍丁。隨地耕種。最爲今日首務。荒蕪之田。遠近不一。關營墩寨。各就其所便利者而給之。兵備道委官督同衛所各官逐一清查。某土名荒地若干、堪以耕種若干、各隨方隅、明白開報、仍計量工力之難易。如何畝數之多寡如何。因地撥軍。從宜區處。通呈督撫衙門詳奪、就委所部將領等官、以時監督、待三年成熟後、方許徵收子粒、即支作官軍月糧。其田給爲永業。公利兼利。本非强其所難。巡撫都御史劉應節

與臣計議謂邊軍操守艱苦萬狀日以枵腹爲憂邇來修邊頗有餘閒若撥給荒田儘力耕種歲得收其子粒以自利此優恤之政也但各軍勞然一身誠不憚勞若牛種皆稱貸於人即束手無策今查見存犒賞之牛不下數百頭即令給散各軍及查處種子與之三年之內牛種還官所得田租聽其自贍當爭先爲之不待驅使矣兵備道任督察之勞各將官司分理之責給過田畝撥過軍士支遣牛種開墾過數目各類造一冊按季彙實呈臣及督撫衙門以憑分別

勸懲務期實效該道綜理之能否悉於此考見今査永平府見停牛種銀一千餘兩各州縣亦多有之不待別行措處自可隨時査給及照各路關營原有邊儲地就近耕種歲納本色原不在屯田額數之內今以拋荒田畝照此施行卽兩利俱全矣　一寬差役以廣召種査得各邊屯田堪耕者多而往往拋荒其故何也或憚包賠之苦或慮抽軍之害或本管官旗科尅或沿邊將領誅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召種之所以難也除撥軍就近耕種外其或地里僻遠軍

士力不能及者。當明立召種之令。凡開墾荒田。通免
抽軍。及僉充糧頭。併雜泛差役。各該管衛所。或附近
有司衙門。給與執照。永為巳業。應徵錢糧。各考其用
工難易。或量免三年。或全免五年。俱待成熟得利之
日。酌量分數。沃土如何。瘠土如何。務從寬假。不必屑
屑拘定原額。若得斗納斗。種尺納尺。夫誰為之成業
後若有原主告爭。另查空閑田土給還其各衛所掌
印管屯官。通查拋荒屯田。以十分為率。能召種七分
以上者。通行優奬。其不及四分。或因而需索開墾人

尸一錢一物者。定行戒飭住俸。甚則叅提革任。庶幾人無畏疑之心。官有招徠之法。而荒田不至汙萊矣。

一嚴督責以清欺隱。查得各衛所屯田。或本軍在逃地歸衛官。而隱占之弊生。或兩圖便益私相典賣而埋沒之弊生。或勢豪利其膏腴。逼勒抵換。或官舍因其隣近。徑自侵漁。而兼併之弊生。或承佃年深。攘爲巳業。或指稱隙地。投獻權門。而雄據之弊生。是以糧多虛賠。爲害滋甚。除行各衛所照號造册。另行清查外。合無通行示諭。凡有侵占埋沒等弊。許自首免

累歴年所得花利、姑免追、其田退出給軍領種、他人措實首告者、即將原田給爲已業、其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侵占埋没屯田、亦以十分爲率。能清出七分以上者、定行奬勸。其不及四分以上者。嚴行戒飭。或參提住俸降級、不容輕貸、若自行侵占埋没者、各從重究治、使彼此互相覺察、而屯額庶乎其不虧矣、一免包賠以便徵解、查得沿邊屯田、有原係膏腴可耕之田。一遇山水泛溢。輒漂没成河者。或有沙石及鹻薄不堪耕種者。或有虜騎出没無常。不得收穫者。

或爲兵馬逋徵。多被蹂踐者。地雖荒蕪。其糧仍在。額徵之數。連年杖併。督責包賠。逼促流移。皆坐於此。合無通令塡入號紙內。按其土名。委官丈勘。果無欺弊。卽與豁除。或查有別處新增量行給補。其應納糧草。通塡定實徵冊。及以由帖給屯戶。明開本年或全徵。或減免幾分。或本色。或折色。使人人曉然。不得仍其舊弊。而糧頭亦有所憑藉。以便收解。庶幾得免包賠之苦。永無逃流之患。

一審糧頭以杜偏累。查得衛所屯糧。侵欺拖欠。姦弊固非一端。然審編糧頭。最多

規避。而屯丁之偏累。甚或挈家逃流。無地控訴。此侵漁之弊。所以不能革也。自今宜擇委廉明有司、督同各衛所掌印官、每三年一清審、將本衛屯戶分爲等則、或輪流應役、或協濟朋充、酌擬成規、不得選就、其有納充吏承等項名色、希圖優免者、除本身外、其餘戶丁、不許一槩濫免、事完造册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覆覈備照、庶乎貧軍無獨累之苦、而錢糧得徵解之宜矣、

一明區別以墾荒田。○○○○○○○○○○查得沿邊曠地。何下百萬頃。原不在屯田民田額數之內、往年密雲

兵備副使張守中分撥軍士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至今連年享其利但於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猶有未盡事宜漸覺紛爭較長競短恐將來有廢弛之患蓋地之肥瘠有難例論人之勤惰彼此懸殊至於每歲收成皆一槩取必而無所區別於其間是導之以爭也合無行兵備道督同將領酌量名數派以坵段仍攢造田畝冊以備查考各令盡力勸相均其勞則亦均其利毋使退有後言或相魚肉所部將官有漁奪於其間者許指實具告以憑究治庶乎裁制有法永久

可行，其餘荒地不能盡墾者，所至有之。凡諸色人等有能儘力耕種，悉免起科。一遵 祖宗詔令，則古之所謂募民實塞下，當自此再見矣。邊境富饒，則轉輸不勞而自足。利在民者，未始不在官也。又何必責其供軍，乃為 國家之利耶。邊人日夜望此舉久矣。

一寬斗頭以廣開中。夫商人捐貲中引，視召商糴買即給見銀者，大不相同。若非寬卹招徠，恐本重而利輕，各商解散，即強之不能至矣。查得薊鎮自嘉靖三十七八年始開鹽引，中納邊糧。兩淮水鄉鹽九千一

百四十九引，每引定價銀五錢，長蘆折布鹽四萬五千三十三引，每引定銀二錢，開額數年，而報中甚少，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也，先年淮鹽一引，納糧二斗五升，蘆鹽一斗，後因米價稍平，覆議淮鹽三斗，蘆鹽一斗三升，其後陸續議增，淮鹽五斗，蘆鹽二斗一升七合，尋以米價騰涌，各商具告部堂，轉行查估淮鹽酌減三升，蘆鹽減一升三合二勺，各商觀望，日月遷延，在官司取盈於錙銖，以足原額，在商人較量於升斗，以規厚利，彼此牽制，多顧避嫌疑，以致官與商人

非惟不相濟而反相病矣。合無自今淮鹽五錢、蘆鹽二錢、原有定價、不容增損、惟以時估之外、量從寬假、若果豐年、即淮鹽五斗之上、量議增益、亦不為過、如遇荒歉、即十減三四、亦不為少。但令商人稍有盈餘、乃為通商足邊之長策。其所定時估、不可拘為一例、如薊州糧一石、時估若干、運至某某處近倉、該增若干、某處遠倉、又該增若干。其他州縣各邊堡倉口、莫不皆然、務要反覆酌量市斗倉斗、較若畫一。各無異詞。明揭告示、聽商人認納刻期完報、查得時估一節、先

從州縣起，而後達於兵備道，以及管糧衙門，至部堂而後定，原有遞減之例，故州縣與該道不得不少寬其數，以備再減，事皆沿襲，似爲俗套，而商人覬望於其間，不免益增他費，合無今後州縣各照的確時估聽兵備道與管糧郎中等官會同訂議，先關白於部堂，庶不致低昂互觭，商人得以有詞，及訪得本鎮有賣窩姦徒，挾勒各商，阻壞鹽法，除臣另行拏究外，自今承認之後，若兩月以上，糧不到倉，即係光棍包攬許別商另投甘限認狀，依期完納，仍查原報姓名訪

拏重治及照鹽商之糧專備客兵支用往往稱難若改給主兵月糧及米豆兼納或四分主兵六分客兵則諸商皆欣然就之矣

清理宣府屯田疏 宣府屯田

照得各邊或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時况以屯軍消耗虜患頻仍故原額屯糧日就虧損皆其勢所必至也惟宣府邇年來休養生息家有餘丁不患無其人矣隄防警備歲鮮虜塵不患無其時矣乃邊人獨苦於屯田利一而害百皆徵斂

煩苛虛糧不均之弊也歲額懸空名而屯軍蒙實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臣博訪羣言曲加參酌謹敷陳末議似亦一時救弊之權

一辨等則以清糧額查得該鎮延袤不及五百里山川交錯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鋤犁者僅十之三四而沙礫半之况年差官首清欺隱之弊督察甚嚴以致承委各官妄增虛數其初額糧一十八萬石遂積至二十萬六千有奇多係懸空攤派非必丈量皆有餘地也每地一分計二十五畝歲徵正糧三石三斗七升五合糧額之重視藕

若論此則起科亦未爲重于蘇松也

松尤特甚焉夫蘇松東南沃區也人人操奇贏之利故取給不以爲難若宜府孤懸塞外生計蕭條旱潦無常虜騎充斥即使其廣收而薄斂猶患不能自存況地一畝額糧一斗三升且不問肥瘠一槩取盈其何以堪命乎若夫貪墨之侵漁豪强之兼併富者有田而無稅貧者有稅而無田其爲累有不可勝言者先是廵按御史周詠題奉欽依丈量其建議可謂詳矣臣於此復有裒多益寡之說焉令無驗視地力分爲三等九則酌擬徵科雖號稱膏腴者每畝不得

過一斗。其餘等則。各以是爲差。庶乎輕重適均。永無偏累之弊。夫改重爲輕、則原額不免虧損、非正法也。今議該鎮糧額、名目多端、除地畝起科壓種等項原屬民間私相買賣、爲子孫世業、通與丈明、除照等納糧外、其原額屯田團種、及遞來查出功臣香火、及養廉牧種附餘等地、通革去紛紛名色。併入屯田項下。將額糧照則均攤。盡作實徵之數。其往年新增虛糧。通行除豁。不得虛實混淆、以滋紛擾。至於公務驛傳地。其間盈縮。有難一槩取齊。而歲用紛紜。原無定數。

亦非所以一徵科而革姦弊也。合無督責委官，悉心查筭，除驛傳銀先年已經裁革外，其公用每歲若干，隨事酌量，著爲成案，不足者從宜樽節，有餘者作屯糧放支，畝數若多，改入屯田額內，務令事皆考實，而弊蠧悉清，丈量之實政既行，則原額之屯田盡復。人有定業。疑畏不生，若撫御得宜。催徵有法，屯政不患其不修矣。一革養廉以補屯種，宜鎮地方狹小，糧額繁重，役加以將官之養廉，相繼呈請，蚕食漸多，橫借私牛，濫役官軍，以耕稼而滋荼毒，使人人疲於奔

命。荼日益月甚矣。利歸於己。害將誰歸。除各路將官閫守中等已將原種養廉田具數還官外。合通行禁約。自今以後。不得指養廉名色。侵奪屯田。凡係以前隱占者。俱要盡數退回。給軍耕種。如違聽臣參論處治。若果先年原奉　欽依撥給。及地懸絕境。土人不敢違耕。聽各該將官申呈明白。率家丁管種。通免起科。今查養廉之田。有數百頃者。有數十頃者。有全無尺寸者。即不盡革。亦當行督撫衙門量爲差等。使多寡適宜。以示大公一體之義。　一酌權宜以實邊儲

查得該鎮每年開派淮蘆鹽共二十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引各鎮鹽引不能開中全完而宣鎮乃欲增派及預納者何也以本色易致故耳先是報中利微積引數多近來鹽法通行除當年引目盡數報中外復先期報納各路米豆不下十萬石已經輸運到倉隨據商人徐岳范臣等四十餘人具狀赴臣告理乞增開鹽額及查各邊未中殘鹽轉發本鎮塡給勘合以補預納之數夫商人報中爭先固當從權區處但淮鹽壅滯以數百萬計臣前題奉　欽依將存積三分暫行停中正欲堆鹽疏通恤內商亦所以濟邊商也今復行開額其勢決不

可能矣。今無通查各邊殘引，及臣去歲題准長蘆竈丁殘鹽三十餘萬，已經辭免聽商人於運司納折色。報中今無改發宣鎮填給各商。若引少糧多，數猶不足。先將預納之糧，嚴查覈實。一面出給倉收，付以執照。戶部查先年郎中褚寶預開鹽引之議，於今年秋成之期，預發來年引目。先將給過倉收商人儘數填發，使各商見饋之糧得以乘時見售。自今以後，申明曉諭，使知引目既減，皆計引以輸糧，則資本不虧，而於停中三分之一成命，亦不至背馳矣。夫以先期

積糧數至十萬。設法區處。當為早圖。乘此人心踴躍之初。不有以大慰其望。則聞風解散。勢難復集。是往歲招之而不來。今乃拒之而使去矣。改給殘鹽。預開引目。皆一時權宜之法。公私兼利者也。

清理遼東屯田疏　遼東屯田

竊惟遼東京師左臂也。一面瀕海。三面與虜隣。惟山海關通一線之路。與內地相接。舟車商賈之利。歲不能十一焉。故上之所以給軍需。下之所以供歲事。舍耕稼之外。無他策矣。地多沃壤。鮮賦稅。常薄種而

廣收。獨其人不習蓄藏。一遇荒年。無路乞糴。輒相繼填溝壑。且先年既改屯軍爲操軍。兵荒相尋。尺籍消耗。耕作之業。率歸舍餘。屯軍已盡廢矣。舉千里曠土、皆欲同時與耒耜。其勢能乎。近賴撫臣勞來安集。寬召種之令、人皆翕然就之。始知有生民之樂。但遼河以東。人多輻湊。漸可招徠。惟河西地方。屯堡蕭然。十室九空。其開附城而居者。復有操備送迎之苦。勸相開墾。當爲漸圖。若不因地制宜。曲加存恤。恐歲月遷延。汙萊猶舊。雖有良法。亦徒託諸空言而已。臣親歷

邊陲從宜計畫及會同撫按衙門更相考訂其要其成乞 勑該部參酌施行 一設圈臺以便收保避東沃野千里凡附近城堡者無尺寸不耕惟曠遠之地滿目蒿萊無慮千百頃蓋零賊出沒恐無從避蔽也今行該寺道查各處荒田凡甚耕穫者督行將領各就其便利撥軍管種耕則逼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處給牛種隨便還官仍相度地宜督令修築圈臺遠近聯絡如零騎入境即收斂人牛先為防避計其同田軍士或專耕穫或為哨望彼此更番利害同情

耕於此。守於此。食足兵強。而戰亦可恃矣。此與管田之法。跡雖近似。而其實大異。

一寬糧額以勸開墾

查得該鎮最多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具。且歲事荒歉。虜患頻仍。開墾曾未踰年。而徵斂誅求。迄無寧日。往往苦於包賠。雖三尺之童。亦知所趨避矣。孰能強之。今既撥軍耕種。凡一應圈臺皆責其併工修築。以爲耕牧之地。用力用勞。非旦夕可以坐享其成也。若仍照額徵糧。即慮始之難。已疑信相半。又安保其不終廢耶。今議開墾六年後。如果

成業。然後酌量分數。定立差等。隨其遠近肥瘠。從宜起科。使人人皆知其爲永久之利。則荒田無不盡墾矣。一開溝洫以備旱潦。遼東地方。多平原曠野。而岡阜之高低起伏。亦曲折相尋。其間接連河海者。千百十之一耳。故旱魃爲殃。則赤地千里。霖雨彌月。則泛溢成湖。天災流行。秋成失望。凡以其備之無策耳。今行各寺道遴委有心計文武職官。相度地形。定溝洫之制。河流可導也。則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或彼此相隔。疏濬爲難。則審視下流。開鑿渠堰。遠近大小。順其

疏濬水利乃屯田之本計也

方隅使原隰高下水有所歸潦則疏之以爲容納之區旱則引之以資灌溉之利而何凶年之足慮乎薊壘既定撥日程工舉千百人而相率爲之即壍山堙谷當不勞餘力況興此役於原野而督責以考其成直在舉手投足間耳又何難焉此不惟可以興水利而亦足以禦胡馬　一別功罪以專責成遼東地廣人稀歲多零賊鈔掠無常非以耕種之事屬將校任之則觀望艱難欲士卒各安其業決不可得也今行各寺道督同將官隨地分布多者千人以上少亦不

下數百人。聲援相應。合耦而耕。即千百頃可旬日迄工其地開曠已久。土膏甚潤。菽麥既播。生意勃然。二月而耕。東作在息兵之後七月而穫。西成在防秋之前。併力舉之。亦不過浹旬耳。然此必將官親爲提督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每年以收成之多寡。課將領之殿最。督率有功者。特加獎勵。勸相無方者。嚴行戒飭分別具

題而賞罰行焉。則彼此責成。各以哨隊相統率。不令而自行矣。一廣召種以闢荒蕪。查得

國初設屯田歲徵糧草以給操軍。實兵農相濟之利

也遼東自成化以後盡將屯軍改為操軍而屯田之廢墜非一日矣故有其地而無其人雖在上者日窮其智力將安施乎邇年來惟操軍之幇丁及各該舍餘耕種者猶納糧不缺其他丁力單寡者調操且無寧日豈暇從事畎畝耶以臣愚見攜之撥軍耕種固為良策然東戰西守或無常期春作秋收恐無常業其成效猶難必也合無示諭各該衛所等衙門除屯田見種納糧者不許紛更外其餘荒蕪者無分官旗舍餘寄籍客戶聽其自行認種各照頃畝告給牛種

待五年之後。若有收成。仍分別上中下。辦納屯糧。其有逼臨虜穴。及工力繁難者。永不起科。若原主告爭。不得追奪。另查荒田給還。此亦多方招徠之法。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開墾者。已經批行各寺道衙門查撥耕種。蓋耒耜徧野。則蓄積富饒。軍士以折色而糴買供家。商人以鹽糧而報中規利。皆隨在各足。不待遠求。其爲塞上之利亦博矣

一清逃丁以便招集。查得該鎮行伍空虛。屯田蕪穢。多由數年來或殺虜於强寇。或凍餒於荒年。戶口消沉。日益月甚。其間亦

有乘時逃竄所至爲家避差科之勞懼戰鬬之苦相率走匿於窮鄉東南山乃其淵藪也一二年來或相繼投軍然一姓報名數姓影射一丁在冊數丁安閑若盡法搜查恐追求太激或失撫字之宜今須議行保甲譏察面生可疑之人凡見在人丁戶分主客俱令登報不許扶同隱漏待清查既畢然後下令曰凡流寓此地者原日逋負及各色罪名通行豁免聽其各相朋合每五丁抽一强壯者守禦地方餘四人即爲幇丁給以屯田儘力開墾一如擬軍耕種事例五

年之後。果有收成。方量徵子粒。或永不起科。則彼得墾田互相存活而官得壯丁堪備戰守一舉而數利具焉。先年撫臣招兵東南山。有願備鞍馬投充報效。不終朝而應募者數千人。彼謂生聚既廣。終不能免役於官。故以報效爲詞。告取壯丁。占據名下。雖曰用命於官實所以爲自全計也今優以幇丁。給以屯田惟其情之所欲。而曲遂其私。彼將聞風來歸之恐後矣。此不惟可以墾屯田。而亦可以實軍伍也　一議營田以廣儲蓄。查得該鎮屯田拋荒數多。往往缺人

佃種。故先年改爲營田。撥軍耕作。牛具種子。給領於官。終歲以農爲專責。而戰守不與焉。故人皆爭爲營田之軍。爲其有利而無害也。況月糧之外。復給口糧而歲斂所入。原無常數。百計侵漁。曲事蒙蔽者所至有之。故就其月之所給。計其歲之所收。多寡較量。或有大相懸絕者。田雖不至荒蕪。而權其損益。所得幾何。今遽行停罷。則其田拋荒。尤爲失策。合無令其照聖祖屯田原先抵月糧而另納餘糧也舊耕種。先將應納額糧。抵其歲支本折之數。仍查羨餘若干。盡入官倉。以備支用。如遇警報。雖免其身親

赴敵。而防守城池。皆一體編派。使不得規避苟全。庶撫若樂不均矣。凡此皆爲一時權宜之法。若有可耕之人。即改復屯田。盡革管田各色。軍回原伍。照常操備。此上策也。

一寬海禁以備接濟。遼東地當瀕海土人以力農爲本業。自嘉靖三十六七年。災虜相仍。米價騰湧。人且相食。盍舟楫不通。商販鮮至。豐年積粟之家既不能貿易以規利一遇荒歉又不能稱貸於他方。此生計蕭條。閭里丘墟職此故也。查得山東海運。自登萊達金州旅順口。僅一晝夜。往跡具存。可

按也後以布花解本色爲登萊之累遂罷海運而解折色前後議復者持論紛然竟寢不報夫海道通行不獨商賈輳集一如通都且遼東饑則以移粟望山東山東饑則以移粟望遼東彼此兼濟豈獨遼人之利耶或謂海禁通則戍卒逋逃無從譏察而倭寇或出沒海島間禍且不測況萬頃波濤民其魚鼈能勿慮乎夫驗引盤詰禁例甚嚴金州與登萊原有委官成法具在悉舉而行之其孰能飛渡耶倭寇犯遼東自望海堝殲其黨殆盡垂二百年影滅跡絕姑試行

遼東一鎮附山東者聖祖創制本欲其相通故時行海運以時給之

之果海寇至即行報罷寧獨無策耶若必念風濤之惡則成化以前未聞有覆溺之患何今日爲慮之深也但議復海運則登萊不免有造船之費而布花徵本色民苦其擾當事者輒附會他說以滋羣疑今惟開其禁使商賈通行所在官司嚴盤詰之令重逋逃之罰不許姑息以長姦其山東布花仍舊徵折色由山海關轉解庶乎官不勞而民不擾遼東山東兩利俱全矣否則饑饉相仍乃皇皇求活於 內帑是何異引西江之水而救涸轍之鮒魚其勢之相及能幾

何哉、況遼東一鎮。以寧前爲咽喉之地。扼寧前。則全鎮危矣。所以爲應援者。猶幸金州濱海。通道登萊。若必疑懼而閉之。恐變起不虞。呼號無路。杞人之憂。恭有不忍言者、或曰海道弛其禁、誠利矣、若軍士變姓名、望風鼠竄、雖殺之不能禁也、若不先期籌畫、著爲定例、必待荒年、及事勢不容已者、乃間一行之、救時之策、庶幾可行、夫由前所言者、爲百世經久之利、由後所言者、乃一時變通之權、決擇取裁、是地方任事諸臣、審圖其所便宜云耳、

一革關稅以資農末、竊

惟山海關控扼胡虜，譏制逋逃，凡有附帶違禁貨物者，悉捕治之，此關法也，各省商人往來於此，百貨兼備，而農具亦於是取給焉。先年抽稅之例，始於太監李能，後主事鄔閱守關，業已 奏革，近緣薊遼二鎮以撫夷之費，遂仍舊額抽盤，歲入凡四千兩有奇。夫商人冒不測之險，而行貨絕域遼踰數千里，單騎孤裝，晝有風塵之警，頹垣葺戶，夜無衽席之家，彼强顏爲此者，欲規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若所至關隘，復苦索之，彼揆度於盈縮之間，或得失利害，不能相

酬即通都大邑無往非求售之地何必屑屑於遼東耶況寧遠廣寧皆有稅課司去山海關不數程而征商嚴密如此其何以堪中鹽商人亦多貿易於此以資奇贏之利紛紛控告情詞愴然聞近日課程鮮能盈售額而物價騰湧大異昔年事固有明驗也乞自今惟查引驗貨一如　祖宗成法悉免其抽稅即農末獲相濟之利而行旅皆願出其塗矣　一增鹽額以實倉庾遼東屯糧原額二十五萬石有奇該鎮官軍共計九萬員名即使正額盡完猶不足以供三月

之本色況地廣人稀田多蕪穢近年實收米豆僅十萬八千石三月之給所濟幾何今兩淮鹽糧土人爭相報中惟不喜山東之引而願增長蘆紛紛向臣言之案查去年該臣題准新開長蘆鹽伍萬引就於運司納折色聽其赴場自買合無將原開勘合量減其價改派遼東猶爲長便查得該鎮隆慶二年開過已前存剩及本年額鹽共一十七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引止得米豆三萬九千六百一十三石隆慶三年分該額鹽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二引召商上納

米豆、共計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石、蓋四倍矣、視今日屯糧之數、亦足相當、鹽法疏通。於此槩見若再加長蘆五萬引、豈以壅滯為患耶、況近日兩淮停中三分、山東停中四萬、引目既少、報中者多。固知其易易也。訪得權勢之家、及將官嗜利者、每遇開派鹽引、多雄據而朵指焉。溪壑難塡、專利無厭。且險遠之地、巧於避難、派納未完、截給勘合、其末流之弊、必至於買窩賣窩、而阻壞鹽法矣。乞行撫按衙門督同寺道不時查訪。如有前弊。嚴行拏究。庶利歸商人。而邊儲鹽

法兼濟無窮矣。一酌引價以恤邊商據邊商告稱兩淮引價見蒙題准則例官民兩便今歲戶部衙門開派鹽引即大家小戶爭報名投納以致人多引少上納利微願革去小戶惟大戶各給千引以上庶不徒勞無益且山東一引該官價銀一錢五分及分撥與內商止得銀三四分而已虧折太多無地控訴乞照兩淮事例著為成規庶無專利偏累之弊夫廣中納之門而後鹽法疏通此常理也查得先臣劉大夏經畧邊儲凡糧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皆准

報官交納權勢包攬之家姦弊一掃而盡至今邊人頌之今遼東中鹽者無論十石五石皆奔趨恐後此正上下相須豈容禁革聽其彼此相贌共塡一勘合於法何病哉惟山東之價原係一錢五分而分撥內商不及三分之一此不容不區處也乞行長蘆巡鹽御史從長酌議務使邊內二商兩利兼全庶可經久或謂兩淮商人多親身報中惟山東長蘆皆中途接買原非眞正邊商若引價過多徒資姦人之囊橐實與邊商無與此其言未爲無據也但引價既定即揭

示遼東地方。在邊商必不賤售。而分撥之人。亦不得如往年抑勒矣。內商有新引一百道。方准告掣名下舊鹽一百引。則邊引之疏通。不疾而速。此兩淮近例也。何不可行於山東與長蘆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許漕徹价夫 參閱

龎中丞摘稿

奏議

清理大同屯田疏 大同屯田

龎尚鵬

照得各邊皆與虜爲鄰而盤據門庭惟大同爲近故邊人失業屯政不脩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與復者

無慮千萬言其間時異勢殊有難槩論自今觀之惟淸查隱占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爲目前急務三者旣行則其餘皆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慨者或病於勢力之難厭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之弊此所以日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官隨事斟量參以一得之見非敢浪爲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有與宣府相同者彼此互載不嫌同詞

一嚴督責以塞弊源

查得該鎭屯田糧額之輕重不均豪强之欺隱滋甚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沿埏履畝隨地處分已

經巡按周御史題奉　欽依業有成算無容議矣但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綜理無術百弊叢生以致伸縮那移飛詭隱占其爲害可勝言哉且軍民雜處地畝相連加以　王府牧馬草場將官養廉田地及隨　侍官校免買民屯互相參錯若犬牙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爲乙各相影射而軍民之弊不可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同各該人戶不論軍民隨　侍養廉草場等地逐五頃爲一大坵上揷牌概明開四至就爲民田何人管

業孰爲屯田何人見種孰爲養廉何人撥給孰爲隨侍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塡註姓名坵內四至各滲石灰以防移易增減仍令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若干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干其地畝洪洲寄庄等項亦皆倣此委官查照開款從實丈勘成熟者照舊承耕拋荒者設法開墾水衝沙壓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二幅前半面圖畫地形後半面照前牌槪塡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一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

一送見委丈量官臨時磨對。有無異同。每坵擇地多而謹畏老成者一為坵長。二為坵副。責令先將坵內地數丈算明白。互相覺察。填單立概。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力分別上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

一明賞罰以勸開墾。查得各路荒田。何啻萬頃。承佃者疑畏相尋。豈獨困於工力哉。歲事之豐歉無常也。虜騎之出沒不測也。差役之徵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召種雖勤誰其就之。今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

給於官。每歲秋收。除將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許畝均分。直待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蓋大同地方。切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寧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不能也。

一議新增以蘇疲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復浪加新增名色。或據册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各衛每屯田一分。其間畝數多寡不同。甚有彼此較量。大相懸絕者。則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為

無據也。但地本接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亦多有之。合無今次丈量明白。卽以新增之地。均攤舊管之糧。疆界既明。則欺隱盡革。稅斂既薄。則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連年逋負。督責煩苛。徒有漸增之名。全無徵收之實。何必騖虛名而滋勞擾哉。至於屯田之外。有所謂地畝洪洲等項名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爲裒多益寡之法。今據分巡道呈稱審得地畝等戸韓玉吳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折色。此亦官民兩利也。　一酌支

故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 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客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糧常不足（以地方無事徵調少故客兵之糧常有。除）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年不及支放倉場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攢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浥爛。委棄成塵。豈可無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存貯。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關領。即時補還。此固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攢之守支。亦不至枵腹待盡矣。

一革偏累以廣報中。查得該鎮召中鹽糧。俱係每年九月中查取時估。定為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青黃不接。市價高騰。並不酌量寛減。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糴買糧料。每銀一兩。該斗行牙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送倉脚夫要脚價米一升。進倉廒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攢運倉臺。并晒晾工食銀六厘。擡斛上洒工食銀五厘。入廒扛脚銀七厘。飯食三厘。整廒席價銀六厘。大率每米一石。雜項使用費銀八分六厘。料豆之費與米相等。而草束雜

用。視官價倍之。及積貯年久，倉場之滲漏，糧料之虧損。査盤問罪，緊數追賠，甚有逮繫妻孥，瘐死獄中者。即土商且不能堪命，況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萬束，自願加納一千束，以備虧折。聽官攢守支，則其情可槩見矣。至於給銀糴買，僉報商人，受禍尤酷。如李世臣、丁漢臣等，控愬無門，飲藥自盡，皆近日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民爲邦本，乃歲歲驅逼而荼毒之，彼何辜而死於非命。一至是耶。合無自今以後，各路時估，俱每年分爲四季，城堡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

價有低昂。先從各該守巡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隨地酌量，按季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叅酌給示通行，仍著立限期，如春夏時估，即限春夏上倉，若延至秋成，即改從秋季時估，以革遷延觀望之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會估，即議入數內，無令處額包賠。其糧料納完，即隔別委官查盤明白，付官攢守支，並不得與諸商復相關涉，而後禍端可絕也。　一禁囑託以絕巨姦。照得該鎮專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派鹽糧，輒請託鑽

求先投認狀。此賣窩故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阻壞鹽法。莫此為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禁絕。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掛告示。明開淮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斗頭若干。聽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即出給實收。齎投赴部。以憑填給勘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滋前弊。

清理山西三關屯田疏

山西三關屯田

照得各路嚴關隘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農講武坐制强胡此兵家之勝算也除保定各關原屬內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逼近犬羊爲門庭之寇視諸路特稱要害焉設軍屯田其來已久歷年申飭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人情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弊部卒苟安於游惰不親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蓋不獨致詳於禁令之間而已臣巡歷西來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端而一時興革事宜或不外此

一廣耕牧以資戰

求照得三關平原沃野悉爲良田若問拋荒惟孤懸之地間有之亦千百十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百萬頃臣嶺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之利頃入寧武關見有鋤山爲田麥苗滿目心竊喜之及西渡黃河歷永寧入延綏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而爲之耶查得三關軍士除防秋外凡調操按伏之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拽臂閒步竟不思爲終歲計欲其飽歌騰槽投石超距得乎今宜督責副參

關北人不事稼業婦遊於多故

地力不盡

遊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上。凡山攤肥饒之地。聽其自行採擇、定為經界。議立章程。各伍以隊長主之務要彼此相聯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牛種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科。其將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若干。具報巡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從重嘉奬。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賴。耕於此守於此古稱屯田金城。坐困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議減折以

杜偏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爲險獨當虜衝撥三護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抄沒地一百四頃七十二畝一分該糧九百五十一石二斗二升給軍耕種每石徵折色銀五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糧。每畝起科不過三升二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伍升有奇惟該所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且軍隷保德。地坐忻州相去五百餘里。多係上人佃種利不能十一。而徵科之苦。岌岌乎力不能勝以致

軍餘范海等朋率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孝文水峪馬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九分一厘、該糧二百五石三斗四升七合、每石折銀八錢、嘉靖三十九年丈出新增地一十五頃六十畝、起科糧四十六石八斗、每石徵折銀五錢、四十五年復丈出一十一頃八十五畝一分、起科糧三十八石五斗六升、每石亦徵銀五錢、通將原額新增彼此牽算、每畝該糧三升五合有奇、查該州民田在山崖者、每畝止徵糧一升一二合。在平原者。每畝一升五六合。今前

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岡阜相連。並無水利可資
蓄洩。間有平地。亦多山澗相叅。不成坵段。節年委官
查勘增報地糧。恐難盡據。近於隆慶元年被大虜搶
刼、人丁消耗、抛荒更多、合無將保德所屯糧照依先
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房等處屯田、係原
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五錢爲三錢、庶乎
寛一分、卽受一分之賜、錢糧歲觧逋負屯丁得免流
移、而防禦亦有所資矣、 一均開派以招報中、查得
三關原開派淮鹽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

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東鹽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引彼時淮鹽數多斗頭寬減商人皆聞風輳集近悅遠來至嘉靖三十年總督軍門以宣府缺乏題奉 欽依將淮鹽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給宣鎮止存淮鹽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復加山東鹽四萬引有奇淮鹽既少搭配益多遂致價值難齊未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之不來今勘合停留塡發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浙鹽之價其低昂臣不及知山東之鹽引價甚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於遼東疏

內題　請詳議務求兩利俱全若淮鹽則各邊皆引首趨月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關以失此爲觖望在宣府以得此爲奇貨觀人情之向背如此其間損益可知矣合無自今山西鎮量加淮鹽一萬引其山東鹽果爲偏多似應量派各邊使甘苦適均各無異議則三關之鹽法當自此疏通矣再照酌處斗頭中納本色此鹽糧不易之定例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黄不接之時米價高騰糴買無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軍士折支臣批行寧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

間以得銀爲幸或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較夫米珠草桂惟邊塞爲然先事苦積正所以備不虞也若以折色爲權宜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可偶一行之苟積習相仍不時據此爲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弄幻術以爲利媒軍士負虛名而無實惠矣

清理延綏屯田疏　　延綏屯田

照得榆林一鎮孤懸塞外東西皆爲虜衝兵荒頻年士不宿飽日與胡人角逐於平原曠野之間往往枵腹荷戈人馬骨立孰不爲之寒心乎今查其屯田蕪

穢者强半。其間可耕之地。先是已著爲成法。勸課有常期。斂散有常額。三令而申飭之。固宜文武兼職。更相責成。而實效可具見也。乃有憑陵漁奪者。有影射雄據者。有科斂誅求者。有乾沒侵欺者。有相視胡越者。竟使未耕之次。强者規避。弱者流移。其能屹然自存者或寡矣。臣驅馳入境。隨地訪求。聊爲目前計。豈能集衆思之益。廣萬全之圖。以少助富强之業哉。一繩侵奪以糾姦弊。查得該鎮屯田之拋荒。其害有四。屯丁之消耗一也。虜患之頻仍二也。征科之繁苦

三也。豪強之兼并四也。除屯丁欲其生聚、虜患期於戢寧、別有督責舉行外、今以征科言之、額糧之外。有均徭馬價木蓆採辦供軍買馬等項門類不同。名色甚多。以致言屯各官及屯頭等役。頭會箕斂。曲法侵漁。或賠荒糧、或逼徵逋負、或取協濟夫馬、以資送迎、或令抽辦柴薪、以供朝夕、誅求日甚、力不能支、且招撫復業之人。相率指爲奇貨。門攤之稅。照常派徵。遂令懷土心灰。朝蒙袂而來。夕掩泣而去。欲求屯田之日闢。何可得乎。以兼并言之。各所屯軍。視武弁皆世

受統轄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頃。孰肯危言正色。訐發其奸。以取反噬之禍乎。若其同爲僚屬。則更相遮護。所至皆然。故侵奪屯田。隱占爲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强覇耕。不納子粒。往往均攤於槩衛。或捐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賠。年復一年。皮盡而骨立矣。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窮者輸無地之糧。埋沒爲奸積逋萬狀。豈獨荒年之作沴。胡馬之內侵。能爲患乎。今欲革科征之擾。須行該道淸查。除力差如看堂看

庫看倉應捕獄卒之類、每年服行該衛掌印官督同管屯官、從公面審、酌定上中下三則人戶、劑量編派、其餘銀差、逐項訂正、應留者照舊存留、應革者即時裁革、分析明白、逐款開塡若干、仍結算總該若干、然後類爲全數、歸併一條鞭追徵、或論丁、或論糧、各照地方舊規、每丁若干、每石若干、刊刻小票、塡定數目、用印鈐蓋、給與屯丁收執、照此納完、其屯糧、或米豆、或草束、該數若干、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免、共該分數若干、悉照前票刊行、其糧頭則總給長單以

示遵守若流移復業五年外方許量派輕差敢有故違從重究革若豪強兼并蔓引株連未易悉拔臣嘗建議清查或許自首免罪其田還官或聽他人首告給爲已業或責田隣自相糾舉扶同者連坐或委老家旗甲搜查簿籍究其根柢已經部覆奉 欽依通行各鎮着實查行竟不聞有一二舉發者此固未得其樞要也臣閱歷各邊細加訪求乃知各衞屯田原有額數若果水衝陷沒考証無由誠難查驗其餘拋荒棄置坵段具存未有飄流別方失其疆界者况見

在耕種者乎。至於私相兌賣，日異月殊，而冊籍相沿，凡四至與土名，班班可考，誰得而磨滅也。各所千百戶等父祖相傳，悉有底冊。凡軍丁之消長，屯田之存沒，即數百年，皆在耳目中。今惟責成各衛管屯官，除踏勘拋荒，衆証明實，就於各所項下開註明白外，其餘埋沒欺隱者，嚴令管屯千百戶據實清查，申呈勘處。若能追出屯田，以十分爲率，六分給軍領種，四分給本官永爲己業，仍以賢能獎勵。其或隱忍縱容，巧爲掩飾，不徒住俸降級，仍革去冠帶差操，以示懲創，

間有勢孤力弱、不敢明言撿舉、恐有後禍、許開具來歷揭帖、不註衙門職名、不用印信、隨便送該道查行、亦不必開稱某衙門舉發、以廣納言之路、及該道巡歷所至、通取各該管屯官、屏去左右、隔別面審、令其得以盡言、夫既重賞使知所勸、重罰使知所懲、復虚懷以導之使言、必求盡得其情而後已、兼并欺隱之弊、庶幾少有廓清之效乎、

一申禁令以防騷擾、查得西路鎮靜等堡一帶地方、近因脩築邊牆内有庚地萬頃、該道動支官銀置買牛種、分委千百戶等官、

撥與步軍督率耕種，歲收子粒，將及五千石，官之勤惰分別勸懲，循其法而果斷行之，自此以往，即萬石亦可必也，但查近來承委官員假公營私，有强指他人熟地，冒報拋荒，以圖省力者，有將官牛別耕私地，而强奪他人之牛，以耕官田者，有散種子於所部軍人，而照數追收子粒者，有將原撥步軍賣放散遣，而別行拘撥出力代耕者，有强借軍人車驢馱載糧草，而倚官爲車者，有既支名下廩糧復科索步軍輸流供應者，若不嚴加禁諭，恐積弊日深，而軍民不勝其

擾矣合無查照前例逐一清查凡有拋荒之地堪以開墾即便撥軍耕種復分委各官隨地責成甄別勤勞重加獎勸其有因仍歲月實效無聞及利己損人指官營私者各參提治罪夫屯軍逃散而撥操軍以屯田大堡四十名小堡三十名寓兵於農深得古人屯田之遺意但委官督率甲乙更番如遇調操終非長便臣隨地所至質諸將領及採之輿論咸謂各軍名下多有餘丁其力足以開墾但給領牛種歲利盡入官倉且開創工程為力百倍而其田終非己業徒

勞無補。至於快伍抽軍脩邊守隘，亦皆從此差撥，得失利害，分數甚明。雖嚴父不能强人子，况可以招致乎。合無通行曉諭，凡軍餘自願出力墾田者，照常給與牛種，暫免徵糧。直待三年成熟之後，歲計所入，辦納屯糧。其田不拘畝數若干，盡行給爲已業。若原主告爭，另查別地給還。凡有抽軍及一切雜泛差役，並不許槩行科擾。庶人人皆有所利而爲之，爭相効力而荒蕪可盡闢矣。

一給牛種以資開墾。臣自永寧州渡河西入延綏，所至皆高山峭壁，橫亘數百里，土

人耕牧鋤山爲田雖懸崖偏陂天地不廢及至沿邊諸處地多荒蕪臣召父老而語之皆云地力薄而虜患不可測且毎年牛種無從稱貸於人是以力無所施臣復查各該官庫初無牛種官銀非如薊遼宣大原有本項名色可以動支也乞於餘鹽銀內查一萬兩預發該鎮收貯明示開墾人戶凡缺牛種即具狀操守等官申明驗給候秋成照數抵還年復一年照常給發待數年成熟之後不復取給于官通查原銀未常耗損或改作年例備用可也既名牛種即存留

該鎮不時查盤以備散給亦可也一查拋荒以豁包賠照得該鎮東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間築有邊牆堪種耕作者僅十之三四虜騎鈔掠出沒無時邊人不敢遠耕其鎮城一望黃沙瀰漫無際寸草不生猝遇大風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終朝盡爲沙磧疆界茫然至於河水橫流東西衝陷者亦往往有之地雖失業糧額猶存臣巡歷所至不獨軍士呼號仰天飲泣而管屯官疾首蹙額凜然如蹈湯火中真有使人惻然不忍聞者合無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將

臣前日題具准立號紙以清隱蔽一事着實舉行其間果係拋荒明開土名四至造報該道弔取先年魚鱗冊分彼此磨對果否相同仍令沿坵履畝踏勘明白若果拋荒即豁免額糧另行召人開墾庶虛糧不累包賠而邊人各安其業矣近查得榆林衛新增糧二千四百八十石西路靖邊營等堡新增五千石借此補彼較足原額復相率開墾以漸增之其數或亦相當也今查二項新增之地未經丈量其間有用私智而侵占過多或恃官豪而蒙蔽滋甚若以此為實

徵之數，寧免掛一而漏萬乎。必須委官親行丈勘，但求覈實，不得過求。與其較量於丈尺之間，孰若權衡於等則之辨。隨地而量定賦稅，因糧而量派均徭。或擬全徵，或行減免，悉與從宜區畫，務求允合輿情。則屢種薄收之餘，自有累絲成尺之效。而屯糧克裕，庶乎可期矣。

一築塞垣以護耕作。照得該鎮地方，高仰者岡阜相連，卑下者沙石相半。其間稱爲腴田，歲雖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時難必，水利不興，雨暘或致愆期，則束手無從効力。此米價之騰湧，邊儲之

缺乏之職此故也查得沿邊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千有餘里膏腴之地無慮數萬頃往年西路如安邊靖邊等處皆虜人出入之區邇來脩築邊牆耕者得以安其業而歲獲之利輒以萬石計惟東路絕無藩垣限隔胡馬一鳴即長驅突內地寧有耕作之日乎今若查照西路築牆爲守當有不貲之費然於保障之功耕稼之利實百世永賴焉或曰塞垣之築可以扼零騎而不足以禦大衆況工費浩煩不下十餘萬若其可爲不待今日矣夫事毋難於創始功莫要於

漸圖、徃問建議諸臣、皆欲一時猝舉、故　內帑之發、
邊難取盈、版鍤之夫、亦虞坐困、何怪乎計畫之不行
也、今須酌量緩急、以五年爲期、在錢糧則逐年查給、
而不病其擾、在夫役則計日更番、而不以爲勞、郎不
必如徃年會計之數、亦可訖工矣、　一酌輸納以清
鹽糧、照得該鎮窮荒絕徼、遠商鮮至、舜年俱係坐派
本地有力之家、中納鹽糧塡給勘合、竟不到淮浙地
方、俱聽別省奸商中途接買、郎以所得倉鈔賤售於
人、在巳任其勞、他人享其利、故開派引目常執詞控

告或稱時估不定或怨僉報不公輾轉遷延盤桓歲月遂致原估價值彼此懸殊即以為傾蕩家貲力不能舉聞有山西遠商前來鎮城將鉅資交與土商朋合營利各私立契券捐資本者計利若干躬輸納者分息若干有無相資勞逸共濟宜其不相負也乃有侵歷費用訐告紛然糧草不入倉場身家盡為煨燼其不可嘆恨者幾希矣通商無路將何以實粟塞下乎凡此皆催徵不以其時監督不得其法且取盈於錙銖升斗之間惟恐小民盡享其利而徘徊隱忍不

屑與之、如之何其不引避而侵盜也、爲今之計、必寬其斗頭、增其脚價、一遇報中之日、即招各商面計某倉如何某倉如何、立限督催、刻期完報、痛絕會頭之分例、嚴革虛出之使、漁王管者不得留難、監收者不許抑勒、若有違期定行治罪、則凡經年累月、耗費相尋者、皆不得復售其奸矣、至於本商勘合、俱私相販（鹽商給引）賣、從來不赴運司、故本重利輕、人無固志、臣雖歷舉（不至運司止隨處接賣引目則非開中本意矣）兩淮引價、委曲諭之、彼皆以萬里畏途、不樂遠離鄉井、夫孰能強之、今惟酌量寬減、無泥常格、令遠商風

動雲從。翕然而至。仍設法監督。使飛輓無後期。所可用力者如斯而已。

一審權宜以通鹽利。（此一條先賢已有論之者）查得延安一府、原行河東鹽、但山路崎嶇。舟車難達。計程凡二千餘里。即輸運及此。腳價視鹽價。豈但十倍哉。故百餘年來。不聞河東商人有運鹽至延安投引發賣者。夫解鹽既不入境。然則延安一府之人。豈皆淡食耶。蓋花馬池鹽場。每年課程多溢於正額之外。商人貿易東入延安。所至皆坦途。即私販者晝夜公行。有司置不問。誠以官鹽不到。而欲禁捕私鹽。其勢必不能

也況官民之所仰給皆取足於此豈容一日缺哉故花馬池鹽改行延安府萬戶稱便不謀同符臣獨念河東鹽課原有定額今延安一府既改花馬池則每歲鹽課若干義應處補庶無後詞已經督行分巡河西道會同定邊兵備道查延安府每年派河東鹽課原數若干今花馬鹽利改行延安歲課應若干以此補彼有無相當或額外增益若干隨該各道會呈河東之課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引今以花馬池鹽利照數抵補似當有餘但未經派行有難懸斷姑以一

年試之，即大數可槩見矣。榆林糧草最稱缺乏。九邊貧苦莫此為甚。合無將花馬池所增鹽利盡發榆林以補屯糧之缺。其應補河東之數，待劑量明白，即於延鎮年例銀內，每歲扣除類發宣府，以補河東原額。則彼此省徵解之勞，而延綏增轉輸之利。其所仰藉多矣。或曰行鹽地方具載銅板，一旦改易，恐非所宜。夫河東之鹽，若果能達於延安，即百世通行，何敢中變。今名鑄銅板，而水陸無可通之商，是徒有其名而全無其實也。又惡用此空文為哉。況兩淮行鹽之地

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寶慶衡州、道路艱虞、各從其便、豈謂銅板不可移易耶、與其膠固以病法、就若變通以宜民、若謂河東之鹽、今可行於延安、則是該道扶同於有司、敢為異說、誤臣以欺　陛下也、

清理固原屯田事　固原屯田

照得固原一鎮、自各邊視之、本為內地、其屯田與民相等。耕穫之利、多享其成。但於各　王府功臣牧地及苑馬寺草場。阡陌參差。疆界混雜。蚕食兼併之患、其來已久。況先年提督馬政衙門、廣招牧軍、寬其賦

役，以致屯丁𣈆將屯田投入監苑，避重就輕，蔓引株連，日益月甚。近該總督右都御史王崇古洞察奸弊，存監牧之委官清查，遡流窮源，悉有成緒。惟靖河洮岷等處地官則云失於戎在有司則云失屯田此陝西屯牧兩妨也臣各官各司其事故耳先年協夾衰自馮方，番虜交侵，迄無寧歲，而糧額之不均，科差之日煩，政都御史改巡撫陝西仍兼馬政此時馮汝修律兩屯田亦不相援也猶有不忍言者。臣就事採訪，倍覺惻然，隨督同該道及軍衛有司等官悉心講畫，究其始終，參諸百慮之詳，附以一得之見，謹條列上請。

一酌新增以求實用。查得固原衛先年查出拋荒地五百三十九頃，每地一頃招軍一名，共軍五百三十九名。靖虜衛拋

荒地八百四十頃每地二頃招軍一名共軍四百二十名當明例初行聽募者紛然響應各謂地多而軍少任意採擇當亦有餘各衛摘其姓名倉卒開報業已題

請矣及着實清查有名已入册而無尺寸之地或雖有地多不足頃畝其間磽薄不堪耕種者又十之四五甚或牽連別軍屯地用強告奪互起紛爭此虛實混淆皆所司空文相應之過也合行委官從實丈勘凡地之有無多寡及肥瘠堪否耕種盡數查出定爲差等或彼此搭配或酌量開除毋懸虛名致

每二頃川地力有餘人力不足則召由將而耕地江的狀農止可○八○十○畝○耳○

滋實害，此非樂為紛更之勞，乃所以示均平之法也。再照給地招軍，以資戰守之用，最為救時之良策。但查應募者多係豪猾之人，每遇調操，頂名應役，弓馬器械，槩視全無，欲令其徒手格鬭，豈不難哉。況時值秋防，正農事西成之日，即家有強壯，悉從事南畝，顧此失彼，勢難兼全，若量從寬減，徵糧入倉，免其征調，惟警急坐派守城，似為官民兼利也。

一處拋荒以免流移，查得靖虜衛屯地，多係沙磧肥瘠難齊，槩以一頃派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一錢，其間完納者十

一、包賠者十四力不能支逃流者已十之五六、查先年屯軍二千三百名、今已逃亡一千五百一十六名矣、該衛孤懸河上、與套虜爲比隣、屯地荒蕪、尺籍消耗、每念及此、可爲寒心、合行委官丈量、除係腴地、及頃畝俱足照常外、其餘通行清理、照地派糧、先定三等九則、以爲額數、或應撘配、或應處補、或應開豁、或應免科、務令因人而派地。因地而徵糧。毋强責包賠逼其逃竄。仍塡造魚鱗册、以備查考、此不特清查屯地、亦所以聯屬人心、爲守禦地方計也、

一覔差役

以恤屯丁。查得臨洮蘭河等衛，每軍給地一分，計所入多不過十石，（地一分者，或五十畝，或一百二十畝爲一分也，即以五十畝論，收入此十石，則一畝僅收二斗矣，此地力不盡之故。）自每年屯糧外，舊有局料草價蓆墊地畝樁朋等銀，此外並無別項差役，而地畝樁朋，亦不過解貯太僕寺，以備各軍買補之費，猶可勉強支持。近年來邊境多事，差役日繁，以均徭則有上中下門則諸銀差矣。而所吏屯頭旗甲庫禁水夫兵牌城夫諸力差，皆不能免也。若指揮千百戶，既查餘丁跟用，復緇派伴當，索見面月錢，是亦不可以已乎。以茶法，則每地一分，寄養一馬，每一月未解，則供草料一

月力已難勝矣及解各邊并苑太二寺一有倒死即責追賠夫道路之遠近不一番馬之强弱難齊其倒死亦非解軍之所能必也此豈可不曲為之處乎屯丁人數有限而前後召募新軍搜括無寧時每一戶多至六七名少亦不下二三名甚則戶無空丁盡編行伍每年調操防守衣甲弓馬之費誠不忍言况兼管屯官溪壑之慾無窮科斂之弊百出如地畝每畝銀一錢有收至二三錢者屯糧每斗先取樣糧一升仍要尖斛加耗甚或官旗攬納加倍徵收復以違限

問罪爲名，指稱名色，酷意誅求，雖經嚴禁，祗爲虛談，凡此皆屯軍之深累，在各邊間有之，皆未至若此其甚也。查 國初紅牌事例，內開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故屯政具舉。豈如今日之浚削無已乎。合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着實查議凡軍衛屯田除辦額糧草，及地畝銀外，其餘各色科差，某項應存，某項應革，盡將屯地內應徵本色折色，及均徭合辦數目，刊刻由帖，逐項開填，該衛用印鈐蓋，送道掛號，給屯丁遵照完納，凡一項報完，即監收官於帖內明註完

誌二字給還執照如有額外多科一錢一物許指實陳告以憑叅提 一定規畫以興鹽利照得西漳二縣鹽額計每年課銀不下二千兩除漳縣成法具存無容別議外惟西和縣鹽井去該縣九十里原無巡視專官以致兼併侵漁無從禁捕此監守之官不可以曠遠而廢也原額竈丁逃亡強半包攬煎辦私販盛行此僉補之法不可以格例拘也往年鹽井深濬一十二丈近來坍塞僅六丈有奇井淺其半則水勢漸減而鹽亦因之此開浚之功不可緩也井泉凝滀

則鹽味滋深。今鹵水相侵。真味漸散。此防遏之功不可少也。貧難竈戶。私賣課鹽。商人守支。動多缺乏。遂使搭配之額。徒有虛名。竟無實數。況鹽易消折。勢難持久。此支領之規。不可不定也。今宜委該縣首領官往來巡察。每月將查理事情。開報分守道查考。凡商竈利病責成處分。不許營私襲弊。苟且因循。則兼併侵漁。當自此釐革矣。清審竈丁。調停斟酌。正身者照舊應役。包攬者即時革退。逃絕者另行僉補。如果正戶消耗。間擇民戶殷實者。酌量頂充。則課程不患其

不舉矣鹽井漸淤亟行濬治凡應用木石人夫查估明實動支官銀及時脩舉則井復其舊水當有餘而鹽利可以取盈矣甜水之患首當隔絕或近穿一井而曲防以遏其源或徑鑿一渠而疏導以分其勢則甜水之來路既斷而井泉不失其常矣商人鹽課先於舊冬報納即於新春守支鹽方出井諸商環視於其間非惟竈丁不得侵費而消折包賠之害亦於是可免矣再照漳縣塩井去縣治三里許指顧所及百弊易清惟逃絕竈丁隨時僉補應與西和並行其往

年解納課銀事屬該府近議改委商人多以險遠爲累今查蘭靖地方歲有防秋之役動調客兵糧料多缺其鹽井課銀郎存留該府以備支用似爲得策